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李維瀛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六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舊唐書雜論

改葬韋庶人

景雲元年韋庶人悖逆庶人並以禮改葬

右睿宗紀第七大義滅親既與天下共棄之矣弑父與君以禮改葬非也

追尊則天皇后

三年追尊則天皇后曰天后聖帝

右睿宗紀第七武氏之惡非其子嗣立則爲世大戮無復列於唐宗廟矣今不貶后稱爲巳幸而追尊其無名之僭號以爲愛親是播其惡於衆也

元宗赦囚

開元七年秋七月制以亢陽日久上親慮囚徒多所原免諸州委州牧縣宰量事處置

右玄宗紀第八自東漢以來守令權輕益甚夫赦囚上澤也而玄宗使牧宰得自量事處置最爲近古開元之治抑有由矣

劾貶李廙

至德二載上議大舉收復兩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李廙署云無馬大夫崔光遠劾之貶廙江華太守右肅宗紀第十肅宗東還衆纔一旅盜已穴寢廟人心去就之時也當時州鎮身爲賊守朝廷或不能討

而新平保定二太守以郡小力不足拒賊皆及於誅夫責人臣效死之義寧討爾力誅之是也栝馬出於勢急非平時横科廪以近臣率先違令雖事輕棄郡而情不憂國甚之刻貶輕矣

楚元據城自守

襄州偏將楚元逐刺史王政據城自守

又襄州軍亂殺節度使史翽部將張瑾據州叛

右肅宗紀第十將吏逐帥阻兵自此始前此未有也

時大寇嗣興餘黨未殄朝廷置不暇問譬方搏虎捄噬而豺攘其豬捨之宜也然因是以萌藩鎮戕主擅相立之患惜哉故國多事姦人必乘隙窺利覬幸捕誅李文饒寧舍澤潞而詰十五里明光甲之欺夫行政必先理鼠偷鼠偷不捨則磨牙者懼矣

授梁崇義節度使

襄州右兵馬使梁崇義殺大將李昭據城自固乃授崇義刺史山南道節度使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時國連遭大喪寇亦未殄崇義之罪不唯不暇討逆因以節度與之姑息之政始於此矣

柳伉請誅程元振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吐蕃犯京師罪由程元振請斬之以謝天下上甚嘉納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在身官爵放歸田里元振衣婦人衣入京城御史鞫問以狀聞配流溱州既行追念舊恩於江陵府安置

右代宗紀第十一肅宗以興復大功神器所歸不在宦官輔翊也猶驕李輔國用爲兵部尚書令宰臣送上遂離間兩宫虧損上德而代宗又甚焉至加輔國尚父位三公而元振尤親近用事譖害大臣方迫於戎寇播越憂懼故一賤士足以悟之而竟牽𣿅御之愛優柔不斷以隳大刑然則唐之患藩鎮宦官皆代宗啓之此如木方盛蝎已穴其中其亾之形非一日積也

俘懷恩三公王爵

僕固懷恩𨵸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瑒死燒營遁入吐蕃制奪懷恩先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其太保中書令太寧郡王如故

右代宗紀第十一懷恩蒙國大恩背叛為寇去節度等號而存三公王爵此為貶耶赦耶唐之政令不可得而知也

勑轉運使檢察科役

永泰元年敕如聞諸州承本道節度觀察使牒科役百姓致戸口彫弊此後委轉運使察訪以聞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朝廷方强人才猶盛足以有爲前此梁崇義殺李昭據襄州遂授以節度使李懷玉逐侯希逸據淄青遂授以知留後事威令已不行於藩鎮而姑息之患始起矣廼區區欲以轉運使撿察其科役信美而不能行眞兒戲哉

代宗有重輪芝草赤兎之瑞

丁未日重輪是夜月重輪癸未太廟二室芝草生乾陵令於陵署得赤兎以獻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之時戎寇方滋歲屢旱蝗屢焉守成不暇重輪芝草赤兎一歲同至爲何瑞也故論休符者證人事而已

代宗減税

詔邊事猶殷戎車屢駕軍興取給皆出邦畿乃者遵冉有之言守周公之制十而税一務於行古前此從第五琦請十畆税

一畝效古十一今則編戶流亡而墾田減稅計量入之數盛倍征之法云云京兆府今年合徵稅八十二萬五千石宜減稅放十七萬五千石青苗地頭錢宜三分放一

右代宗紀第十一古者十一而稅過此無橫斂也後世常賦之外取於民者不知凡幾種又履畝而稅曰吾慕古是重困也民亡不亦宜乎代宗懲而減之有文景之意然既知量入之數甚倍征之法而不能改曰姑減今年幾何是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者

也况終不已者耶

姚懷李延俊封王

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專殺監軍封華州牙將姚懷爲感義郡王李延俊爲承化郡王以斬智光之功也

右代宗紀第十一異姓封王本於軍興賞功一切之政然王爵之輕且濫莫甚於唐

追謚齊王倓興信公主亾女張氏

追謚故齊王倓爲承天皇帝興信公主亾女張氏爲恭

順皇后

右代宗紀第十一尊追親王爲皇帝皇太子古未聞也自太宗以來失之

回紇使刼掠坊市

正月回紇使出鴻臚寺刼掠坊市吏不能禁止復以三百騎犯金光門慰諭之方止七月回紇蕃客奪長安令邵說所乘馬人吏不能禁

右代宗紀第十一代宗嘗藉回紇之力以捍吐蕃所

以優禮之無不至回紇恃功而暴其使親於京師犯法而捨不敢治不惟無以示遠人後何以復使之哉若曰執其使明其所犯使歸自伏罪於其國借使不問而詭辭以報我我亦陽置不問猶足以為不治遠人

于頔請一月三朝

宰相于頔請依杜佑例一月三朝從之

右憲宗紀第十四憲宗初立紀綱粗振杜佑嘗以老

辭位優詔月三朝禮也而于頔乃以例請貴老尊賢之意不出於朝廷而可以自致不但意輕國家而不臣之跡彰矣不加貶責又從之主威所以削也

降承璀爲軍器使

吐突承璀復爲右軍中尉諫官以承璀建謀討伐無功請行朝典上宥之降承璀爲軍器使

右憲宗紀第十四自神策置中尉宦官始握禁兵權已重矣而憲宗初命承璀爲鎮州詔討處置等使時

許孟容與諫官固嘗極言不可憲宗不得已但粗改處置之名至是無功人言沓至又恐而貸之驕其徒太甚竟貽蕭墻之禍易稱不可如何者此之謂也

憲宗用异鎛

以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衛尉卿充諸道鹽鐵使程异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是時上切於財賦故用聚斂之臣居相位詔下羣情驚駭裴度崔羣極諫不納二

人請退

右憲宗紀第十五淮蔡不臣數十年河北刺客又賊宰相憲宗奮然發於英斷誓必誅翦韋貫之請緩承宗而專討元濟遂罷政事袁滋請罷兵立貶爲刺史且屢出内庫錢帛供軍而元濟尋誅承宗恐懼歸命憲宗誠中興賢主非但無征利之心而已惟其初年志平僭叛病力不足故不得已厚斂一切出於權宜而牽於所欲成至用异鎛當鼎鉉平居朝廷信重如

度羣輩願去位以諫而不囘嗚呼人主亦愼於有爲哉

詔百辟卿士狥公

詔百辟卿士宜各狥公勿爲朋黨

右穆宗紀第十六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先王所以能使在位者皆正直而德如羔羊也穆宗不足以身化而明不能辨邪正區區焉詔曰勿爲而已爲者又未必能察而知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

也何所補哉

罷理匭使

罷理匭使以諫議大夫李渤知匭奏置胥吏添課料故也

右敬宗紀第十七以增胥吏俸料爲吝而罷理匭使惜至輕廢至重也

試制舉人

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二百九十一人以中書舍人鄭

涵等充考制策官

右敬宗紀第十七制策至二百九十一人濫可知

鄭涵考定制舉人

鄭涵等考定制舉人上謂宰相曰韋端符楊魯士皆涉物議宜與外官迺授白水城國尉宰相請其罪名不報

右敬宗紀第十七制舉以待非常之材而得之者容私焉知其涉物議而不按有司不黜濫者尚命以官既失之矣至宰相請其事而匿不下益非也

李逢吉不欲李紳量移

上徽號大赦時李紳貶官李逢吉不欲紳量移廼於赦文内但言左降官已量移者與量移近處不言未量移者與量移翰林學士論例云不可為紳一人與逢吉相惡遂令近年流貶官皆不得量移帝遽命追赦改之

右敬宗紀第十七宰相挾私怨更赦敕近臣論而追改之而逢吉不得罪信任如故無政莫甚於此矣

劉從諫問殺王涯罪名

昭義劉從諫三上疏問王涯罪名仇士良懼是日從諫遣焦楚長入奏於客省進狀請面對上召楚長慰諭遣之

右文宗紀第十七下仇士良初殺涯等之數日相鄭覃李石又十數日石奏刑殺過多覃又陳理道上曰我每思貞觀開元之時觀今日之事憤氣塡膺方是時士良輩新屠滅訓注等家握兵自防京師訛言屢驚石等敢出口微議已勇過孟賁矣又從諫近在澤

潞擁兵問所難答若欲以清君側者士良雖悍已復
股栗從諫意雖不爲朝廷而辭順可恃而文宗石等
亦終不能借此以正士良之誅特新遭大變又以投
鼠忌器竟怗怗不能誰何而士良泰然以寵祿終忠
臣之寃百世不洗功名之會難哉難哉

宣帝幸華清宮

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
眞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以般遊爲

事已允來請

右宣宗紀第十八華清之幸聽諫而輟亦足善也諱般遊之實託禮敬之名詔令人主所以信四海也自丈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諛則欺

殺韓宗紹

同昌公主薨以待詔韓宗紹醫藥不効殺之捕其親族三百餘口宰相劉瞻京兆尹溫璋論諫行法太過上怒叱出之

右懿宗紀第十九病死而殺醫是爲不道又捕無辜數百人至叱宰相非特撞郎而已也

殺韋殷裕

國子司業韋殷裕論淑妃弟郭敬述陰事上怒甚即日下京兆府決殺妻崔氏等九人配入掖庭

右懿宗紀第十九上論妃戚家私事而當大逆不道之戮桀紂之暴不過於此唐之亡自此兆矣

責中書亡失赦書

宴百寮於崇勲殿上賛述全忠之功因言御樓前一日所司亾失赦書頼元帥府收得副本幾失事矣中書不得無過裴樞等起待罪

右昭宗紀第二十國祚將遷君臣束手方區區責宰相失官文書事可憐也哉

太宗輟封禪

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請封太山太宗曰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

比德堯舜秦始皇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何假封禪後羣臣復請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至洛陽以星變罷其事

右志第三太宗始排羣議欲守儉約賢君仁人之言也請者不已後卒議行徒以星變而止耳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葢太宗好大喜功自不憚萬里伐高麗況封禪耶使其本心薄之而不爲

雖舉天下以勸我何有哉旣行而以事輟則特不得已耳語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其太宗之謂乎

玄宗信李渾王元翼之誣

太白山人李渾稱於金星洞仙人見語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令御史中丞王鉷入山洞求得之太白山封神應公金星洞改嘉祥洞華陽縣改眞符縣

又太白山人王玄翼云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又使

鉷往得玉石函

右志第四玄宗時事也崇道德慈惠之意尊老氏以爲始祖未害於理也唐同泰言瑞石於天后朝亦封洛水神爲顯聖侯於其側置縣立碑與玄宗事無異也而開元間盧履冰以爲言玄宗立詔罷毀夫武氏則心知同泰之僞而假威鬼神以讋天下如王莽意耳至玄宗既深嫉同泰之僞而甘受李渾王玄翼之誣出於誠心兾幸以爲信然者則是事與武氏同而

其惑廼武氏之所不惑而僞爲之者以其英武好治苟有蔽焉不免於欺如此況中才以降哉高駢在西川安南時諸侯震恐㝠百夫特也氣凌萬乗莫能誰何而吕用之一巫家子奴材妾智睢盱其側如幻師之玩木人口目臂足惟所牽掣忽指空中曰仙人過駢則亟拜雖莫知何向而終不疑也豈識不若巫家子哉惟其富貴已極嗜好已足但覬不死恐不可得故人以其所覬而不可得者啗之惑自此入無不至

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六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七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舊唐書雜論

明皇祠后土

汾陰后土之祠自漢武帝後廢而不行開元十一年上親祠改汾陰爲寶鼎二十年中書令蕭嵩上言十一年親祠祈榖自是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

親祠前後數四伏請准舊行賽謝之禮上從之

右志第四祠后土非古也曠代不講而明皇行之行之十年不復講矣而蕭嵩勸之嵩爲公相不能止人主非禮之動又勸之異哉

武后請高宗終服

上元元年天后上表曰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朞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推燥居濕咽苦吐甘恩斯極矣所以禽獸之情猶知有母三年在

懷理宜崇報且齊斬之制足以差減請終三年之服高宗行焉至開元中盧履氷上言則天將圖僣篡預自崇光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云云

右志第七武后之請意誠在於自隆履氷之言是也然卒緣人情遂不可改鄭國爲閒說秦鑿渠意不在秦然渠成亦秦之利傳曰有其舉之莫能廢也何必武氏之改哉

陳子昂徐有功爭后

徐敬業作亂則天欲以威制天下漸引酷吏遣萬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言刑非王者之所貴詞甚激切疏奏不省司刑少卿徐有功常駁吏所奏日與之廷爭全濟不可勝數

右志第三十武氏初萌僭意矯情盜名如漢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審害者也置匭達寃於闕下而遣使戮人於海隅取好譽於前立實威於後故不

出房闥而國祚遂移當時大臣皆拱手聽命朝不圖夕而子昂乃獨以疏賤抗言其過雖不見省亦不罪也至有功以職事爭則不唯不罪而又從之何哉葢亦心知死者之寃而利在殺故寧藉酷吏使驅除豈昏不察哉又時時聽納有所縱捨以微收天下豪傑之心故曰才過王莽當時忠賢事之者衆如狄梁公之不屈不但免禍而亦終用其言相張柬之寧不知是數人將有爲哉自知以女子在此位足以次且終

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故晚節稍弛權以圖存又賴承之者其子也以不及於大戮故曰擇利審害

裴寂無捍禦才

劉武周將黄子英宋金剛寇太原裴寂自請行賊斷其澗路師遂大潰城鎮俱没高祖慰諭之後令鎮撫河東寂恇怯無捍禦之才惟發使絡繹催督居人入保百姓惶駭高祖釋之有所廵幸必令居守

右裴寂傳第七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義以比漢蕭曹非也沉毅有謀初覩隋之亂卽有大志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而合遂以宮人事脅寂令啓高祖師自此興耳寂旣無他長高祖亦徒以副監歡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疏處嫌卒被怨叛之戮而寂又忌忮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惟太宗爲知人善

馭功臣哉

張長遜僞爲詔書

張長遜以五原郡降授太守尋除豐州總管是時梁師都薛舉請兵於突厥欲令渡河長遜知之僞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突厥乃拒師都等高祖嘉之

右張長遜傳第七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利國家專之可也長遜守邊知梁薛乞師之謀若復而後圖之則兩寇交合虜兵南矣矯詔以伐其交義與計兩得

也雖然當危迫可也若漢陳湯功不可不賞而匡衡執不肯賞爲平日慮也

李密移書郡縣

密爲書以移郡縣云云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氷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

右李密傳第七檄詆隋主之惡惟恐不盡以重天下怨怒亦無足怪此密之檄也而自賛魏公神武齊聖

七德九功之美起事而驕非所以善其始也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恩信著矣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況以是曉新集烏合去就未可知之人哉是驅而離之也且坑卒多於長平豈佳事耶君彦詞失密用之又失君臣之知並皁而同驅君子是以知密之無成功也至温大雅爲高祖作報書稱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其言甚順而有禮夫高祖君臣豈與密輩角材而較智其文詞舉動之際勝負固已預分矣

故人哭李密

密傳首京師李勣爲黎陽總管請收葬詔許之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三軍縞素故人哭之多歐血者邴元眞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眞背密伏甲斬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傳第三隋末羣盜並起密於衆人中粗有文理慷慨不吝財賞能得士死力雖敗而滅而諸將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横兄弟之爲人也

徐世勣訶單雄信

太宗圍逼東都單雄信出兵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訶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

右單雄信附傳第三䙝粮坐甲固敵是求援槍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勣訶之曰此秦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盛名讋於人心者已久倉卒聞訶忘其本圖勇智俱廢而秦王遂免其成大業豈偶然哉

李密不取伯當之言

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

右李密傳賛初密歸朝不得志復謀叛王伯當止之不從竟敗死密雄桀雖無帝王度然終非事人者也項羽不肯渡烏江而李密肯爲光祿卿奉朝請而已哉使密能悉志事唐唐亦能終容之否乎史臣之論非也

刋定開皇律令

時制度草創命劉文靜等更刋開皇律令而損益之高

祖謂曰本設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為隱語執法之官緣此舞弄宜更刋定務使易知云云

右劉文静傳第七法縁人情詞欲明達高祖可謂慮深而議當矣後世法旣滋彰下益多僞至或歳歳刋律令而書生秉筆者又往往自矜夸曰語簡而該為工翦裁窘約詞不宣意巧者寅縁為姦而暗者出入抵捂可勝歎哉

太宗戒劉文静持久

殷嶠從擊薛舉時太宗有疾委軍於劉文靜戒之曰賊衆遠來利在急戰難與爭鋒且宜持久待糧盡可圖嶠退謂文靜曰王體不安憂公不濟故發此言宜因機破敵何乃以勍敵遺王也遂陳兵於析墌爲舉所乘大敗

右殷嶠傳第八劉文靜亦不可謂無謀者也臨敵不自慮而惑嶠說遂以喪師太宗雖病卧而逆告以持久之計卒如其所料而嶠一自用則敗潰隨之嗚呼太宗爲不可及也夫

道彦諭盟襲赤辭

膠東王岷州都督道彦遣使告諭党項中國威靈多有降附李靖之擊吐谷渾也朝廷復厚幣遣党項令為鄉導首領拓跋赤辭詣靖軍請諸將曰往者隋人來擊吐谷渾我每資軍用而隋人無信必見侵掠今將軍若無他心我當資給粮運如或我欺當即固險以塞軍路諸將與之歃血而盟赤辭信之道彦至濶水見赤辭無備遂襲之虜牛羊數千頭於是諸羌怨怒屯兵野狐道彦不

得進爲赤辭所乘死者數萬人

右懷南王神通傳第十隋人欺誑結怨党項隋滅而党項怨之未忘也彼不貪厚幣而輕許我盟約堅定而後助我軍口血未乾遽往襲之是蠻夷常信而中國常欺邊將貪小利敗遠圖自古而然況所得不如所亾利亦果安在哉夫一喪師未足道而使四夷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爲信可得哉道彦不誅唐無政也

太宗勞陳叔達

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令之此拜有以相答叔達謝曰非獨爲陛下社稷計耳

右叔達傳第十一人主以天下爲度記舊事用公器賞私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

封倫陰附建成

封倫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陳忠款太宗以爲至誠賞賜以萬計而倫潛持兩端陰附建成卒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

右封倫傳第十三倫仕隋附楊素又爲宇文化及數煬帝罪其險詖無行天下所知也以高祖太宗之明謂屈突通之忠於隋而信任之又責倫至台鼎何哉書曰難壬人壬人之不可不察自堯舜以爲戒矣倫

更兩朝皆首鼠不忠而人主不能察不唯不及禍又親昵之語曰色取於仁而行違之在邦必聞偷之謂也

溫彥博譖李靖

李靖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彼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太宗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

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

右李靖傳第十七靖破蕭銑下東南數十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謂無綱紀誣甚矣且彥博自忠良帷幄獻替何庸害將帥之功或者以職事所聞言之然太宗至引隋將誅死事責靖是忘其大功而疑其所未必然者亦過矣豈自古人臣功大難賞人主所忌必借一事豫折伏之如是以爲駕馭之策乎則與所謂有功見知則悅者豈不異意也哉

太宗將伐遼李靖請行

太宗將伐遼召靖問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吐谷渾也）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殘年朽骨惟擬此行病期瘳矣太宗愍其老不許

右靖傳房喬將死惟諫伐遼而靖老病聞命踴躍靖才智信堪此行然戰將耳非知遠經國器也

太宗付託李勣

李勣遇暴疾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和

藥勣頓首流血以謝帝曰吾爲社稷計耳又嘗閑燕顧勣曰朕屬幼孤云云勣雪涕噬指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責出之我死汝當授以僕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即位召爲左僕射

右李勣傳第七太宗知勣不負李密固可以託孤矣且以天下傳子何所疑而爲是哉勣事太宗寵遇已極誠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當以道事君同其休

戚豈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後可哉無罪而出之欲收恩於高宗太宗待勣既已薄而勣又無學問知忠於所事而不能爲國遠慮使其主不陷於惡然後爲忠至向其所好倉卒定立武氏禍流國家新史以謂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獨勣事當之也

張亮養子五百

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將何爲也正欲反爾

命百僚議其獄多言當誅惟將作少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太宗既盛怒竟斬亮於市歲餘刑部侍郎闕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年道裕議張亮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右張亮傳第十九亮延術士問弓長之讖又養子五百人何爲乎道裕言反形未具非也君親無將亮之狂悖足以得死但法吏惡文深道裕論附輕其人平允可知太宗用之是也然則太宗非因言者之衆而

拒道裕也不得不拒非拒道裕之獨而誅亮也不得不誅非記人前日不用之言而用其後日之身也不得不用其慶賞刑威於此兩得矣司馬遷明李陵非降漢武疑其爲陵游說而當遷腐刑陵或能報漢亦未可知而漢武疑遷以有此坐至道裕言亮反形未具而亮狂悖實已著矣太宗不惟不罪道裕而又用之具明智大度豈漢武所能庶幾哉

太宗論李勣道宗薛萬徹

太宗嘗從容語從臣曰當今名將惟李勣道宗薛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即大敗

右薛萬徹傳第十九程不識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陣善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云云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至明云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云云然廣士卒多樂從而苦不識廣才氣無雙所謂

何至學孫吳者也自其跡觀之太宗論勣道宗師有紀律近程不識論萬徹驍邁出倫近李廣而實非也不識恐未足以擬勣等輩而廣豈萬徹之流哉爲將當以紀律謀策慮勝而動勣道宗其人也萬徹能勇而已何足與議此夫不大勝亦不大敗是常勝之術也非大勝即大敗是勝敗常未可知也且一大敗何以善其後也

武后戮岑長倩而用其子羲

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下制獄被誅數十人坐同反之罪長倩子羲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奏曰恨其從父長倩犯逆爲累則天曰茍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

右岑文本傳第二十武氏以牝雞託正陽之威逆理而行之天下不能誰何雖專以告訐斬伐讐人心然亦有道焉曰内亂而外治内不亂則不能次且自快

外不治則此位不可以持久故誣長倩以大逆而錄子義以要官示不以私病公此豪傑尚氣者之所以屈心而狙詐冒利者之所以致死而胥臣之也韋嗣立可謂善薦士矣若避長倩不辜之嫌而蔽義之實能則非公也不白其累乎則讒害者接踵而入故先舉義才而微恨其累則不疑而聽矣

魏徵錄諫章以示史官

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詞往復以示史官褚遂良太宗知

之愈不說

右魏徵傳第二十一此事史書之不知信否然太宗始得天下而勸行仁義卒致太平者鄭公也當時謨議往往在人耳目徵雖不自錄人將不錄之耶不然不欲隱君之美非但掠已美也馬周亦於獻替有補當時而臨終索所陳事表章一秩手自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周之事君日淺雖忠亮有謀不減鄭公而知識勲勞名德之舊則少後之

至其不伐則鄭公之事可慙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七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八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舊唐書雜論

褚遂良忌嫉崔仁師

崔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輕出言

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蘇翰林疑無是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况利害之間哉王荆公亦疑楊雄無投閣事两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雄意憂懼深矣然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崔湜說武三思誅桓敬

桓彦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爲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潜告三思及桓敬徙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遂自殺

右崔湜附傳第二十四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繼以中宗之庸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静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已而用耳目計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

肯爲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歆桓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委情於小人之湜以貽禍後世不可以罪之者特其不爲身而爲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爲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

蘇良嗣因採竹宦者

蘇良嗣爲荆州長史高宗使宦者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高宗下制慰勉遽令棄竹於江中

右蘇良嗣傳第二十五高宗非納諫之主而良嗣之名亦未信於朝廷也至因王人而罷奪其所求高宗慰勉之不暇此事君臣皆可賢近古所未有也

馬周奏韋挺

韋挺爲御史大夫馬周爲監察御史以周寒士殊不禮之至是周爲中書令太宗嘗復欲用挺在門下周密陳挺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將有事於遼東擇人運粮周又奏挺才堪麤使太宗從之至盧思臺不可更進太宗怒

除名

右韋挺傳第二十七人才豈有世族寒士之間耶挺不足以識周又輕之非也而周報挺亦甚矣謂非宰相器或者雖挾舊怨猶附公議至言才堪粗使加以萬里之行是擠之也周於此愧不忮矣

姚崇薦張東之

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

用之則天登時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右張柬之傳第四十一時柬之已爲秋官侍郎矣按狄仁傑傳則天嘗問仁傑朕要一好漢任使仁傑曰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乎則天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前言張柬之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宰相今爲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竟召爲

相果興復中宗呂温賛仁傑云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蓋仁傑之勲如此而此傳乃專言崇薦之以其時考之仁傑之薦在荆州時後再薦乃爲秋官侍郎而崇之薦時已在秋官矣或者則天用仁傑言已深知柬之因崇繼薦竟大用非崇一言便爲相也又傳曰仁傑所扳用至公卿者數十人崇自是仁傑薦用則天信重二人當有間也而舊史自相爲異其無法多此類

魏元忠拒吐蕃

突厥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

右魏元忠傳第四十二元忠初以太學生詣洛陽上封事言吐蕃形勢將帥得失成敗曉然真經務才也至身自臨戎僅能保聚迄無成功然則人才豈一端而已必有能言之者亦必有能爲之者故王者之用人貴因其長計議折衝自兩事也若元忠當國守正

嫉邪忠讜可與任大則不能少貶矣

魏元忠親附權豪

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

右同上武韋之際執政者厥惟艱哉元忠直亮有勇當來周酷吏羅織方興尚不能自容而顛沛僅免者數矣至韋氏時何庸乃復親附權豪哉觀其懇諫太

女之請全軀固位者所不能爲後竟遭三思之黨構其與節愍同謀權豪之助果安在耶此近史臣私意也

元忠安石輩不得其死

史臣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已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彦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亾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

右傳第四十二此謂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

趙彥昭也元忠在武韋時皆有忠節非茍從之者借使具閤不能盡舉綱紀以正朝廷或遜以免禍以其時考當爾也昭公不知禮孔子受以爲過陽貨謂孔子非賢智曰諾吾將仕矣道有時而屈也安石在則天朝於内殿面折張易之顧左右逐出宋覇子在睿宗朝顯拒太平公主力保太子有大功云上不可信讒言二事皆勇過孟賁矣卒不容於邪黨以至擯死此兩公何負而與巨源彥昭憸險附離韋並列而同

書至謂行不純一狥利貪榮何其悖哉至忠雖柔佞猶時時小附公議爲一介之操不至於巨源輩可深賤第因依太平以蹈禍則無可言者

休璟諳練邊事

長安中西突厥焉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攻安西道絶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數日安西諸州表諸路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李

嶠姚元崇李逈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右唐休璟傳第四十三休璟知四鎮山川迂直又長於兵計故能喻度不差若當時欲擇帥則無以加顧責宰相不及邊臣諳事非也而休璟又竟用此得宰相自古任人多此類

張仁愿請築城

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張仁愿請奪取漠南

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勞人費功恐終爲賊虜所有竟從仁愿奏六旬而三城就不置甕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甕門以備禦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

右張仁愿傳第四十三仁愿始謀築城休璟持不可而當時卒從仁愿奏既築城不爲守備元楷至乃修

之而議者皆輕元楷此似仁愿智勇俱勝而休璟元楷暗怯也然因河爲津不免侵軼若入人之地恃孤壘以守則兵食非十倍不可使力能守之亦可暫而不可久也休璟之慮遠矣兵在攻取亦無常勝若前有堅敵勢必退守而無退守之城亦不可此似背水祇可一用而防戍難施也元楷之計得矣

成器辭儲副以讓玄宗

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

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敢以死請累日涕泣言甚切至既薨推尊爲讓皇帝

右讓皇帝成器傳第四十五後改名憲憲以嫡長見議猶建成之當立也秦王創國所謂天與之人與之也高祖不謀而立建成建成不辭而當大統禍幾覆邦承乾魏王泰等事不戒前車之轍亦相傾危以至併棄夫禍福成敗之理本不難知而利害當前不啻

丘山何暇自擇哉人情簞食豆羮見於色而能深知天命人事不以天下易其生非吳太伯其誰能任此耶蓋玄宗以藩王討國后雖英謀獨斷而事成不成間不容髪於㞐室再造之功無異秦王衆所屬也憲雖鑑往事而懼然明識先定不爲大利中揺蓋高世難能之行不但明哲保身而已玄宗旣内懷推已之德故一切褒崇終始恩厚亦前古所無夫讓非難讓而不處其嫌之爲難憲旣通達故克自抑畏不干時

事使間言無從而入豈特玄宗天性篤於兄弟而然哉觀肅宗親玄宗子旣以功遜位而李輔國構其間玄宗晚節猶自恨以謂吾兒不得終孝道夫親愛何足恃哉

姚崇忌魏知古

魏知古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罷知政事三年卒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

右魏知古傳第四十八知古强諫守職不愧廣平之稱崇方勁雖不及璟然當時同稱賢相言忌憚知古人情不相若或者有之至陰加讒毁則崇不應爾也讒毁必有言何得不載故凡史臣書事欲信於後世者必著其事之實不然誰不可以加諸耶

姚崇遣使捕蝗

韓思復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而埋之思復以

爲蝗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剪滅上疏云云崇乃請遣御史往山東撿蝗又請劉沼詳覆沼希崇旨遂捶撻百姓回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

右韓思復傳第五十一修德禳災雖王者所務然蝗遍天下不加驅捕坐視飢荒父子相食而曰天災勿除但當修德夫德修一日何足以弭已然之變而政事暫弛則患不勝滋矣要患至先除而後退自儆勵

其詛曰不可思復書生守文而崇慮變深以事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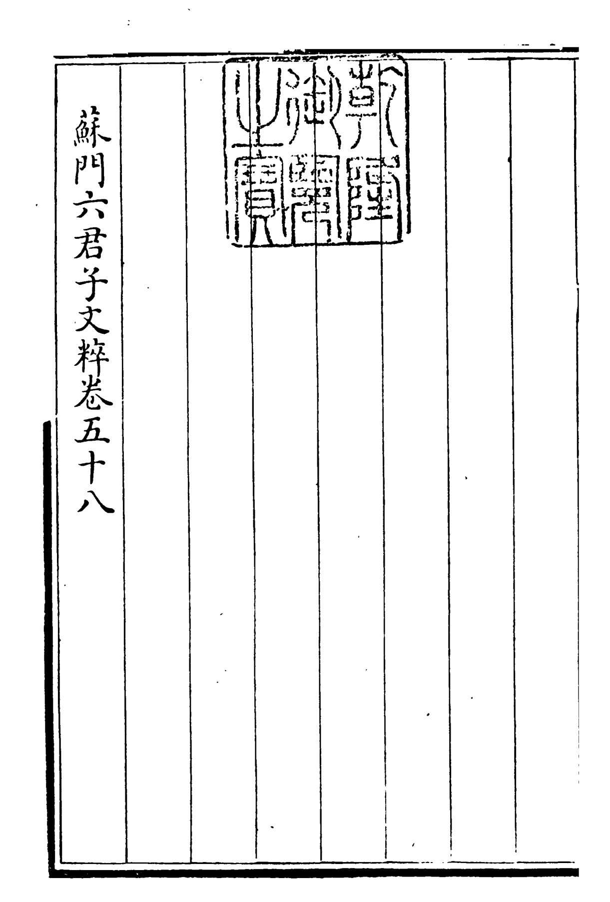
旨出爲刺史非擠也

元行冲著論自釋

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令元行冲撰義疏將立學官張說駁奏孫炎始改舊本有同抄書上然其奏行冲恚諸儒排巳著論自釋史臣曰此道非趨時之具其窮宜哉

右元行冲傳第五十二戴禮巳號残缺補綴然聖言

尚多有之及弟子門人所述不可廢也孫魏編類之書不能增益秦漢以前乃欲如遺經加義疏立學官何哉張説自非純儒不爲章句者聚徒修書日不暇給要皆破碎無補未免於此累也然至於行冲等欲經外別立學則説亦知其不可矣行冲務黨巳學猥爲同異而史臣又謂此道非趨時之具抑末也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九至六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謄録監生臣熊夢祖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九

濟北文粹六　　宋　晁補之　撰

舊唐書雜論

元振誣來瑱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其計

而惡之後以裴茙代之戰敗擒茙茙賜自盡瑱入朝程

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

與賊合賜死鄂縣代宗後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

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誣也然

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莪忿鬬交兵已

勝擒莪乃始言上而謝罪方瑱有一於此足以誅雖

無元振等誣構其能免乎元振罪惡應貶亦不待陷

瑱乃得禍史語非也

嚴震鴈嚴礪超

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鳩聚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度使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李鰲播州叅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藎議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爲李晟聲援及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

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無素望竟以贓廢葢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賈至言科舉取士係風化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

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亂爲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爲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以亾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鋤耰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亾也東漢之衰

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圜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爲名分故也唐末陵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斃何則盜亦

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郭子儀寛猛不同

李懷光爲朔方都虞侯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寛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長者至或以爲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兵恩德結於人

心雖蠻夷貪狠皆願親而死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士卒與勲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寛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及觀其以紀綱任懐光而懐光以嚴治其軍乃喟然而嘆曰葢有此耳夫寛者爲長爲上之道也居寛而使寛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略不及臨淮者自其異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昔人嘗謂寛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以利塞讒口

劉晏乘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爲人國者能使民不加歛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有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或問之曰吾懼爲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雖然晏財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宲勤具官而水死託此自誓旣委重任多歷

年所且以商利為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斷可識矣故具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畢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所也

顔真卿守城捍賊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叅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

如此

右顏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𤣥宗有臣如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馬璘忌李晟威名

李晟爲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與吐

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横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且有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將誅李楚琳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天鳳

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朝晟請以

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圜起而

僭叛而晟忠義威略足以走李懷光剪朱泚而復京

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葢因欲以申朝廷之典

憲而讋叛軍亂將使知悔罪而効順爲計甚遠且不

可失之會也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

之無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以

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鑑晟至鳳翔首誅希鑑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不與東宮馬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爲恨卽位擇帥而首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明聽無專閫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裴澥不欲三司使俱往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以爲贓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

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留奏天寶大歷以來未嘗降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爲損耗州縣亦恐遠近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稱德宗不務大體以察爲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語上矣

代宗赦田承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迫中使孫知在廵磁相諷其大將割耳剺面請承嗣為帥詔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按兵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携貳蒼黄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昭洗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衆赴之及馬燧李忠臣擊敗之詔復誅之復上章請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疆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寅緣有䰟非素能拊循䰟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几上肉也胡爲赦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剪遷之遠州亦使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此何爲者也承嗣旣知朝廷無能爲自此疆僭亦熾而悅又鷙

悍難馭卒爲河北患垂四十年嗚呼惜哉

高郢面折懷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爲從事懷光叛郢言西迎大駕爲忠其子璀候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璀逆順尚或可容至上表事洩

葅醢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昔以忠義犯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爲難勇而能讋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爲難也方其陳兵盛氣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兇獷爲柔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高郢以之

德宗定子弟姑妹禮制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姑妹之親無所假借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以郡縣主

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薄以其行事考之葢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即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至於定子弟姑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景

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爲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爲甚美之名而内踐苛恐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揜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范希朝不受賄獻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爲盜著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四十年皆保塞而不爲横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夷狄者不一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口非敵情也

德宗叱叚平仲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叚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歸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歸在側不言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

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顯名

右叚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人臣誰不顧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兾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爲巳謀而爲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巳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盛氣固閉忿

如待讐傳所謂歐藉嫉咄則奴隷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鄘辭相

李鄘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鄘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遂引以爲相鄘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鄘傳第一百六鄘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為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璀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汚矣不然從昔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才而不為耶至其孫磎得相為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辨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詆張曲江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閒因讀張九齡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祿山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旣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吝已失而以私意不便詆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爲忮心失

恕耶故凡小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

公輔之量以和爲貴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法侃侃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時用不專以和爲貴也淮南舉兵反獨憚汲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初兩公可謂有宰相之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輕重又以謂其旨遠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大節故朝廷不尊爲史者無輕立論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五十九